

南館集卷之五

山人蔡

羽著

花村草堂爲李子原承歌



新河渺渺楓橋浦  
百花叢中有香土  
書生卜館面西山  
十里青溪抱東戶  
青溪抱東戶  
水鳥羣無數  
前朝勝景開華洲  
今代書聲讀芳杜  
南峰高北峰俯  
日日飛雲罨窓廡  
上沙水下沙  
水翠波粼粼  
織成組我昔  
投宿堂背樓前  
村夜過清明  
雨千巖發彩流  
朝霞茂苑騰光  
潏碧宇櫻筍煙  
籠文藻軒鷓鴣  
岸送樓船鼓  
飛梁画檻盤  
彩虹菡萏湖  
邊女搖艣  
宵長忽過寒山  
鐘月吳猶揮  
石牀塵十年  
不上李子堂  
金陵城邊話  
江滸徒今風景  
形夢寐何由  
復作花前舞  
題詩先寄

花村主

從新河至楓橋次李氏

垂虹一十幾滄洲次第歷波盪綺閣簾風送樓船笛  
菡萏花尚紅蓮房子先摘萍迴開明鏡渚緬淹去鷁  
出入山水間漸覺塵土滌寵少憂亦輕形神獲雙寂

寓別徐東園

華裾偏喜狎輕鷗略去形骸趣更幽地底新開滄海  
脉山頭曾見鳳皇遊紅泉送酒穿松去綠藻浮花過  
檻流莫道西園容易遍紫霞中自有丹丘

六月七日新霽適雞鳴山房李子季喬卧前有  
薔薇特妙與新竹齊光紅踈綠縹錯落如屏季  
喬朝夕在目雞鳴幽趣可謂獨得時石子民望

處同室卧少右而明几文器可愛民望云此花  
無間晦望僕卧閱二冬審觀舊矣今爲季喬所  
奪耳初余從前房來歷穿陰磴由李子原承室  
少鬱然啓牖則見甚遠及及季喬之坐若背朝  
市而趣極幽爲賦十韻

鳥啼山郭晴客到禪房曲石壁煙不開莓苔雨初足  
踈花隱葉紅新竹嵌窓綠方牀翠光中坐受馨烈觸  
二子石與李連牀果超俗季喬對花眠夢寐多薰沃  
石卧再逾冬此趣亦久屬徘徊思徙館惜余告歸促  
廻環歷長軒側徑通幽躅淨室三四人揮麈落珠玉

寓別徐髯仙

何須離城郭興自寄林泉座徙尊移月房籠花有煙

老耽文字圃客賦酒家錢擬誦新題品圖經合自編

時修西園志也

當年露榭上猶記藥欄東葉暗雲應綠苔深雨故紅  
棲遲思結侶去住訝難同放鶴田常熟邦人服塞翁

六月七日秋官趙青墅張春江施璉川大理王白谷見招封君陳西江與其子同野與

東林曠遊覽暇日承諸公初晴溽暑澹開閣芳讌崇  
江山映天際朝市在煙中闌雨流泉綠幽房餘藥  
紅高攀臺城堞俯折芰荷筒玉樹連青靄金膏盪  
紫宮更衣備峻陟旻徑謀傍通徙席情彌浹落景意  
未終環觀叩雲碣舒嘯薄霞穹日暮籃輿返回首仰

高風

爲王大理白谷題谿山圖

隔岸浮雲細細生谿山幽處一人行春鴻去後無消息昨夜桃花錦漲平

別冢宰甘泉老先生

門下青袍敝郎官白髮新宦遊雖苦倦學道自逢春  
台席留南邱圭璋拱北辰天開元老壯運佐  
聖明仁士恥揚雄冷吾甘方朔貧獲聞三昧語時使  
兩眉伸劣豈勝王課衰堪採礪蘋不知清夢裏何  
處候朱輪

吳子子嘉携酒至

芙蕖綠新圓芳草未全歇園香過玉壺山光下金闕

風生檻外蘋杯到天心月話長尼客歸不畏蒼苔滑  
寄張子月鹿

子握江淹筆春來幾度花天機良刻苦具錦倍光華  
舊詠追紅藥秋期訪碧霞涼風容易至露已白蕪葭

夙興

梳頭出門去明月尚如盤流煙下高樹浮河生素瀾  
雞聲朱邸早螢火綠窓殘金扉猶未啓風吹露上冠

爲陸貞山題義姊

黃門失其偶賢姊有義風人情篤所生疇肯瘁厥躬  
辛勤挈襁褓猶子比兒同勉弟完臣節豈惟顧復初  
兒女忽成行黃門返故宮不讀義姊傳焉知女德崇  
曹姑謝道韞文實不相蒙百年伏臘感盍側廟祀中

古設上賓位於姑豈不通人心惟愛敬報答當始終

出錢神樂觀呈座上諸公

藹藹青林曲望望絳扉圓倦矣方褰襪飄然逢羽仙  
五芝瓊秀發八桂翠陰連豈意玄虛境猶逢羅綺筵  
氷宮霞作飯玉井醴爲泉碧漢鳴天籟丹房奏鳳絃  
景含松柏晚花映芰荷鮮主勸醺千日賓酬願萬年  
遺香滿郊甸餘興媚江天六月不知暑方驚蓬島邊  
送孫立甫還杭吳駕部門人二首

不見泉亭十五春門生相對話情親馬蹄蹴踏長楊  
路愁絕城頭拭目人

三年國學擅才名秋興飄飄促去程君到六橋花尚  
好西湖圖畫轉分明

報馬通政西玄兼致別

荷花半落衣蟲聲尚藏樹玉館念高賢楓林變歸路  
遲遲長卿思樂樂金莖露徒聞報章難未識天孫趣

北門曉行

燭下銀塘流水長馬前山色曉蒼蒼朱樓未滅明河  
影碧城已動晨曦光雞唱悠悠度禁邸螢飛點點刺  
衣裳三年游子離鄉思閭闔門高露早涼

別學士孫毅齋先生

完固雖天挺思柔殆養成無門窺秘奧有氣貫長庚  
夙達爲師表高騰壓翰英諸生重京兆兩地典文衡  
江漢嗟萍跡蓬蒿故蔓生鱗枯多响沫途昧借光明  
置我形骸外還誰慰藉誠蒼蠅憐驥尾遲晚但啣情

虎丘濟公房赴鄭子

綠槐夾岸行青苔傍池曲  
或蔓窓玲瓏入竹衣  
芬綉長勤暫爾休  
小憇脩然足來遊藉諸兄  
終允他年卜陸包山述  
李三塘見推爲題畫

披展雲山話雨中  
士龍人品李膺風  
荊州士論虛叨  
忝借筆題詩看洗桐

桃花

芳風日日香膏雨  
夜夜足桃花避蜂蝶  
開向雕欄曲

揚鳴卿園亭

南園池水綠連漪  
蝴蝶秋來尚漫飛  
脩竹踈踈搖粉  
落芙蓉冉冉綻紅肥  
晴窓點易窺珍館  
曲路迴橋叩石扉  
酒畔西山真倦客  
檀藥嘉樹坐成圍

秋盡適虎丘同何陳諸子

舟程雲際虛鶴駕間中命迴川入花林籬落秋容競  
芙蓉隱綠疇鞠萼紛紫柄重崖宿霧收片石紅泉迸  
何戲覓舊讀陳琳温寒盟行行深竹中頓適魚鳥性  
前沼一何綠雨後青銅鏡支離步斜斜寘寂心叟叟  
首座具袈裟苾芻發清淨歷覽莫余嬰長齋入玄聖

秋日吳選部園亭四首

涼風動秋浦颯氣肅雲林開館遙臨水藏山遠露岑  
人移苔砌緩花隔綺窓深想慕尚書履停車候玉音  
朱草承裾珮彫雲畫玉堂緱山仙子館天府選曹郎  
藻厚鱗波暖霜清鶴徑香杯行花下緩鳳吹隔踈篁  
白露過林稀黃花漸滿蹊金籠放鸚鵡藻闥眩珠璣

石蔓牽衣亂池霞拂酒飛玉盤臨醉疊秋後剪菘肥  
金塘處處通曲榭日東風菊猶五色秀薇踰百日紅  
不謂仇池燕亦許孟嘉同木蘭舟楫邇送客月明中

重過包山寺

梅園新夏綠陰平五里籃輿到化城地底金蓮殊想  
像山頭石鏡遠分明桑門世永香燈換輪殿風涼佛  
樂清啼罷碧雞僧出定袈裟相對話三生

張石川員外見過

雨過猶生谷口霞朝來湖上捲簾斜緘書夜報雙青  
鳥悵望迢迢碧漢槎

築亭

槿葉樊新圃花枝傍故阡朝晴綠泉動地爽翠陰縣

香藻鱗波潤蘭巢鳥戶偏南山日青靄潤我白雲篇

天筆軒成

涉已秋濤濶巢因舊谷深試投竿百尺真見橘千林  
竹晚開荒圃天寬縱野禽青山虛戶牖難了著經心

新園

桂露饒秋館荷陰冒綠波新園殊草莽嘉樹已婆娑  
水濶魚鳧長巢低薜荔多清尊浮碧落日下銀河

新卜劔戲亭

多分脩竹護垣墻曲傍寒泉鑿藕塘霜柿偏宜紅葉  
覆露桃猶帶碧秋香風花冉冉驚時改鷗鷺真真覺  
水長忽報客來茶竈熟朝朝曳舄掃空堂

壽文衡山

紫薇官舍豈無情一乞山林步自輕信筆煙霞是真  
趣忘機花鳥得長生爐中不火丹先就琴上無弦操  
已明最愛玉蘭黃菊秀秋光未晚酒須傾

劔戲亭成

由來淡蕩心無累偶托高明處亦嘉四面峰巒結丘  
壑十重屏障積煙霞樽香不避空中絮水靜常看鏡  
裏花竹樹蕭蕭人跡少何妨白鳥入簾斜

聞陸浚明表永之應 召

高士閒居有 詔徵綠蘿巖下亦魂驚鷗鵬久負垂  
天翼葵藿難忘捧日心要使風流清萬古佇看文格  
變西京滄江病客無言助長拜年登老太平

清夜懷王中舍子永

飛霜擊高林河漢樹間立鄰家罷杼軸燈下聞私泣  
蟋蟀攪寒蟄月光上衣濕螢火東西飄綴耀餘粒粒  
美人五湖東悵望不相及贈我青瓊枝遺我金壺汁  
孤標凜生寒素韻良可吸年少青雲姿報荅常汲汲  
顧念煙霞士慰藉意重襲無弦和無音索索起羞澁

山行

登高換屐忙雲氣惹衣裳  
泉寺聽鷺覓竹房  
鳥銜梅帶落雨放蕨苗  
長三月過二年青林漸隱藏

連遊虎丘

昨日親穿竹下籬  
今朝山鳥見應疑  
蓮花水湧生公石  
蘿薜春藏陸羽祠  
不染游塵偏境曲  
但令微服少人知  
年來七尺看雲杖  
緣在東林到恐遲

將過越城橋訪治平寺

三江漲滿五湖平  
六月樓船到越城  
鼓在白雲知寺近  
纜移青岸覺鷗輕  
暖思脩竹分茶竈  
美愛荷花翫水程  
石壁松堂應不改  
却疑苔蘚漫題名

圖中仙子

春風蕩羅幃玉樹生庭陰  
蹒跚曲砌上掩映洞房深  
容華煥朝霞蘭蕙結香心  
輕鬢動煙髻飛翠落華簪  
蒲萄繡腰帶對鳳間流金  
靨入花無辨步移苔不侵  
殊勝昭陽殿何如洛水潯  
盈盈圖畫間寂寂無聲音  
仙姿旣非凡濁世不得淫  
王嬙枉北去西子宜東沈  
此姝常不老天然抱素忱  
光輝遺人世烈風良可欽

胥口舟中逢潘半巖



晨裝擬鄉井暮逼程未歇谿上逢故人徘徊值明月  
阻離情如割詫見歡亦發紅蘭改涼節青霜振短髮  
離立方須更瞻眺倍恍惚輕裾拂滄洲餘譚竟難竭  
陸宜經載酒偕汝德師古宜俯鳴玉酌于  
園亭

春朝

草徑荒迷客到遲莓苔帶雨石初移杖頭樹綠山圍  
屋榻下泉香月湧池繾綣竹林煩送酒憑臨雲氣但  
殮芝春寒未減鶯啼緩正是梅花半白時

礪脉乘春發

春陰細細開去掃竹中苔倚翠虛屏遠憑湖返照來  
梅寒輝動玉泉綠氣侵醅江漢無桴鼓衡陽鴈想回  
礪脉乘春發山光入草堂弱風紅甲放輕雨綠林香  
霞流湖上檻鶯啼花下房東方有期會芳草惡天長

新年

一半人家一半山樓臺都浸綠波閒臥遊日日虛無  
表倒景從知不用攀

客裘漸緩草鋪茵不覺風光入仲春東到石門愁礪  
道梅花如雪擁行人

山分綠靄上衣裘梅有寒光射馬頭水上竹祠多賽  
鼓低低芳草載人遊

綠楊垂線拂青苔雨活香泥燕子來莫道春風無次  
第山茶如火頡朝開

石上分冰種水仙詩人榻在綠池邊薰香已許先蒼

蘭合作林中兩玉禪

五十六竹俱飛香虛館亭亭向草堂空谷常聞清節  
奏紫霞須讓綠煙長

幽蘭色比瑞香紅氣味殊寒道不同春服飄飄堪作  
佩長吟空谷有餘風

甘州杞子紺珠垂愛爾乘春亦滿籬若到秋林供壽  
酒玉桃相對也相宜

陳氏藏書西舍觀水仙

霜雪盈盈一夜開梅兄未去玉人來百年河股藏書  
地滿室寒光不動埃  
仙風邈邈玉肌圓月魄飄飄翠綬寒舞雪不令飛燕  
逐凌波應在宓妃前

黃金爲梳翠爲旂迥立東欄雪一圍六萼宮中春信  
早百花頭上玉香微

行來洛浦太纖纖羅靴生塵底用嫌莫道江南春雪  
少傍池須下水晶簾

愧主人美膳

玉粒江魚膾黃雞越笋羹珍羞雖慰老素飽亦無名  
牡丹贈漠菴師古啓宏居道

蔥蘢佳氣巧迴環誰設南山對北山珍鳥驚飛天鏡  
裏紫霞深貯翠屏間露凝新粉香珠豔風促遊絲斷  
又還弟姪翩翩聯几杖看花無損老來閒

又詠前花

千枝紅粉太交加繁露朝朝洗玉華春晚固宜顏色

富名不忝洛陽花底須檀板驚黃鳥却愛晴雲簇  
絳紗明月漸團風雨息天留新景錫詩家

又

粉肉紅肌刻意妝繡毬錯落錦爲囊暖薰西子朝猶  
醉氣裊重簾晚更香可信百花難並立故留殊豔殿  
羣芳不貪金谷多絲竹終日流輝媚草堂

余昔賣文崔氏得古歛研一題曰丁友玄  
丘他日授陳子啓之爲製四言

婺州良材清河世家傳次俾余妙質無瑕崇朝發軔  
星麗雲葩泉香玉田騰風潑鴉波樓鏡閣慎護窓紗  
予昔翰署來歸碧衙薇垣竹埤暑日未斜謚曰玄丘  
肅平允嘉取汁金壺池筆交花膚公歷祀眷言有加

遣事陳子勸世同德彼亦能軍筆陣道逸不日文馨  
疇効之力如事林屋無替爾職

雨後劔戲亭

山凝碧戶光雨後徙方牀澗氣蒸林濕蟬聲夾樹長  
竹陰園少暑荷淨水多香老慢江湖上圖書愧日荒

夏日

紅車候不至青磴上崔嵬便面遮羞去游絲牽絮回  
長松自清籟激澗一流杯綠竹牀頻徙荷花暎水開  
○小繫荷花正面霞立遲啓宏同觀不至賦  
而去

朱華四尺長綠蓋條齊光昔鑿山爲沼俄驚竹上堂  
豈非湖四面宛在水中央久立微風動幽馨襲我裳

子木員外書來

遙遙前山雲邈邈太湖曲巖阿阻且深悵望日不足  
舟從芝蘭澗鳥回土囊谷天開崑崙田父子樹樹玉  
清風到予袂輕塵想芳躅新辭啓陳懷流水滌暑毒  
雅弦興長嗟醇酒破薄俗而翁卜初好侍子得文屬

沼上

方方園中沼渺渺雲邊沙地謚諠不至雨頻荷芰嘉  
綠莖差繁蓋朱房爲倒茄錦鱗出其下翡翠茸交加  
芷香江籬湛蘭秀芙蓉葩竹日光玲瓏霞綺散橫斜  
白鳥來拂羽紫蒲新茁芽老稚俱忘機得酒便看花  
南山白石小水邇天無涯紛紛爭捷徑寧知此路遐  
七月九日同陸包山朱日宣陳啓之宿治

平僧虛堂古泉列炬庭中陸子作畫予賦

詩值月不能寐

東林共陸郎縣榻向松篁緬水煙無際空堂月一方  
鐘疎紺宇寂禪話白蓮香江海相逢少圍燈戀夜長  
與伯玉姪坐談一首

汝看青雲路本寬願予惟有北山安鴟夷舟楫真甘  
月漁父蓑衣却耐寒住向薜蘿縣榻便摘來菰米儘  
盤飧侯巴識得弦中趣黃鵠悠悠去不難

翁夢山掌科問至

會別金門斷鴈鴻升沈又在七年中屢驚夢寐蘭堂  
上忽報旌幢茂苑東澤國天高鳥正白楓林日晚葉  
初紅自憐樵父巢居僻底事青雲有問通

贈沈博士春波

涼風颼颼初落木休文乘秋入林屋看月同登蔣濟樓採藥遙尋子真谷余家柴門宿荒草竹下開窓通白鳥秋眠推枕日高春時撫闌干坐木杪沈君過我不厭寒問我著書完未完寫經欲就松間露探老猶疑甕底丹君言山高水長重復重應有奇物生其中文章渾厚得元氣千古不朽必此翁多君愛我謬見推顧我不足爲君知角皓曾煩漢皇詔劉根枉致人間疑坐君且對樽邊酒來日山中九月九白雲本是子家物青芝匝地非君有送君乘風返不見書畫船但見虹霓貫牛斗

縹緲雲

縹緲峰頭出雲長去冒四海徒飛揚歸來護爾松與筠千巖萬壑生馨香紫芝巖前一片石能迸紅泉浸蒼壁老莓古蘚無人掃索馳棄之日荆棘我愛巖下石亦愛巖上雲手携一幅簟高枕向夕曛涼風颼颼吹鬢毛榆錢竹葉下紛紛田家故醞碧且澄碧空仰之同酒明秋荷半掩水新落鮮鱗滿斗和霜傾懸黃綴紫彌窓戶玉蓉金菊交繡英清風蕭蕭竹杖輕白月遲遲葛巾是原田薄薄勝無秋海上樓船能殺賊箕山不獻康衢謠但漱清泉荷堯德

南館集卷之六

山人蔡羽著

樂清教諭陸有竹墓表

嘉靖壬辰六月二十九日樂清教諭陸先生卒于家  
明年癸巳五月十八日將葬吳山其子郡學生治先  
狀走羽于山中乞表厥墓曰幽宮之石文內翰銘之  
矣羽曰樂清之行不可選也雖欲表不可得詩曰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欲無表不可得僉曰君子人歟無  
徵孰信予曰非時人也余謀諸古耳仕不必顯樹之  
風采而已矣往無庸長脫焉免孳焉爾矣學爲儒先  
克明克達焉耳矣德孚于人尊且成焉爾已矣遠之  
猷貽無忝厥先而已矣五者庶其定夫先生諱銘字

汝新起家鄉貢得遂昌縣訓導遂昌歐萬家也不患  
乏科患乏不矯矯先生率之身七年風乃和轉相取  
下老焉老未數月陞檄至以爲樂清教諭樂清亦歐  
萬家也思公一掌厥教教有加也顧堅拒不拜蘇太  
守李公適其郡人趣吏再至則去之野矣休官五載  
唯一築竹中開逕見客跡不及公途雖廬陵聶公之  
重鄉飲選致上賓亦卽謝去夫遂昌風之不已樂清  
思之不得乃節槩存乎鄉不風猷旣樹哉不脫焉免  
孳哉以易授徒餘四十年十三比于鄉不售弟子得  
科第者相望理致縝密而文冲雅經生歸焉曰陸氏  
之易的也不旣明且達哉少脩其庭訓以孝弟聞處  
于庠序有過耻其知以長厚聞老于鄉里朔廟時遵

以禮節聞不亦德尊且成哉以道貽家以經貽治家  
嗣而良治嗣而賢猷之遠矣君子哉五者足以定之  
其先汴人曾大父定一居包山定一生顯徙吳城顯  
生瑄瑄生銘母朱氏同母四人居季其生以景泰丙  
子享年七十有七妃邢孺人先卒子男治有孫四焉  
側室丘氏子男沼尚幼其婚姻瓜瓞蓋詳于文誌

祭王履吉文

於戲晉何摧如時有不利藏之石湖識道之趣有言  
無知以俟來世旣起伊步矣遽斬伊齡內棄爾親外  
棄爾朋兄客禁林二惠不競榮有鷓斯鷓孤飛營  
營於戲滅彼光景奪彼俊英此天地之一痛而豈常  
情嗟余有懷誰與寄兮鬱彼北林誰共憇兮有心孰

明不知余之零涕兮

大中丞值菴盛先生壽誕序

節不矜于一舉功不貴于苟成德不累于一旦福不集于片善其責也有自其徵也不自知其至也無端其合也不可拒非天也而人不可期非人也而天無意是故純節之良碩勲之佐明德之老康國之侯享厥百祿世錫保極非偶然也於鄉里言德於事變言節於任使言功於嚮用言福專樹之則難兼有之則鮮備盡之則無是故美厥一世誦之庸克周乎人克維三天克維一克諸人已艱矧克諸天乎是故曠百代而落落夫無德不可以為君子矣有若德不見若節不值則有之有若節不克若用是濟天下分外也

是故有道之士必安是三者而聽其遇不遇不可必得者惟福乎而有理焉人基之天協之陽作之陰培之是故君子樂觀乎世道有道之世不患功德之弗爾昭恒無實乎爾患不憂寵綏之不至恒弗堪之爾憂嘉靖十二年癸巳秋八月右都御史蘇郡值菴盛先生壽六袞鄉為慶邇遐欣欣乎其率作也僉曰如公德如公節如公功古今如公幾福之方斐茲濫觴乎虛台垣引天下首如千年壽考無疆誥稱之矣我聖獨不然乎哉家之慶國之占老臣在告精神倍強天贊之也我不知其慶之不自已君子曰樂之不可強者其諸胥慶乎公今之賀壽乎祿乎孰與金張乎吁求諸初服焉耳夫濟上之節四十年矣當其時自



必有今日乎 詔獄不死流數千里又不死而後天  
定也起爲郡縣不變起爲藩臬又不變而後允其非  
一節也是故給舍言之御史臺亦言之內外臺又交  
言之而不已矣是故薦章數十而愈激也由是 天  
子信聽梗者化譽者日益階十餘轉杖節控制地聯  
八座斯亦偉矣就其最冠而 朝稱籍籍陝之供億  
川之兵略其聞于天下者也矧其他可指屈乎夫節  
觀於初服功觀於敷歷德觀于行已史必能書之矣  
至于福祿遭際云乎爾使不遇 聖明言當諱聽當  
厭是故今日之胥慶惟曰時焉耳

處士王子宜墓志銘

王氏自千七將軍南渡世居東洞庭三百餘年高族

至光化公始奮仕籍歟弟某生某字之爲文恪公從  
兄弟某生延義字子宜母某氏自文恪公之貴子弟  
不狂惑者咸務明經學古攻進取子宜非不明經學  
古攻進取顧才而退膏師事今少來古迂賀公能屬  
文公與其進子宜自以孱退不利刻苦雖公與之進  
弗克竟厥嚮文恪之在京師大書慎疾二字遺之子  
宜知慎且學念少孤求自代不得乃益修纂紹之孝  
性不嗜飲酒諸玩弄以義用財以長者遇不能始鄉  
人交貸悉弗違國息遵國息已善子宜曰吾願損國  
息三之一父如其言咸愛信由是請其鐵爲子息有  
恒若歸其私帑至力不能歸者往往焚券天厚厥貞  
重子宜增修其謙睦不自多于鄉人雖不自多于鄉

人人服其度嘗收養棄孤比長其人不告去家人怒  
有言子宜曰彼得所矣凡可以利衆如出家財平道  
塗爲里攢冊無所規非一大抵律身刑家率先勤朴  
雖率先勤朴尤勤於禮文人見其恭先無他玩以爲  
諸皆不遑子宜諸未遑玩顧獨玩心翰墨集古圖籍  
法書奉良朋綽有高趣事慈母以孝聞年四十卒爲  
正德戊寅生以成化丙申元妃朱氏繼葉氏子男二  
長有傳娶葉氏次有繼娶■氏女一適陸元勳孫男  
女各一方棄館有傳等俱幼今成立矣卜葬嘶馬鴨  
得癸巳九月初三來請銘銘曰  
不有世德孰邈爾風不有章甫孰開爾宗無忝嗣人  
斯弓裘之功恭先蓋驕義先蓋奪執左御虛與世抹

嘶馬鴨之城維木陰陰宜來蔭之永荅

處士李秉中墓志銘

處士李秉中卒之二年爲嘉靖癸巳將葬其子烈自  
爲狀曰府君婺源人世傳唐後宗至三百爨長于里  
十五家馬黃巢之亂以田家獲免號三田李氏始祖  
德鵬居婺或居淳梁代有顯仕其家乘六世祖諱星  
仕我 明至都御史洪武中失誤齋沐謫戍都公之  
從子曰仕昭仕昭生汝南汝南生相通相通生思烟  
爲正九府君妃俞氏寔生府君正九雄于遊富而文  
多交名人以貲拜九品散階寓杭禮部侍郎東涯李  
公與相酬唱寓淮大中丞隴西張公雅重之正九倦  
勤府君克家遇諸弟有恩嘗客兩淮兩淮饑益法御

史喬公修勸粟令府君應粟二百斛移文授階六品弗自義焚其書由是見知達官達官過必問厥廬羣公歲沓案裁荅無滯鑑賞古圖史諸玩究地理學爲人木強沈靜不喜飲酒紛華坐終日無惰容含垢包羞終其身不一觸法初嫡母江氏生熙府君居淮娶吾母郭氏久之之徽生烈又摯之淮勲乃生時有淮寇轉之吳籍焉治第花園邨嘗語烈等汝輩非讀書無以立烈之童也學皆自課比長令治于經師雖治于經師雞鳴起火課讀焉迨烈遊庠課益切不少假顏色歲庚寅冬江孺人卒烈等居艱明年府君在南都居秦淮上遘瘧召至烈赴秦淮瘧已已乃出篋中令曰吾慮徽吳曠阻三子非一母寫是手授柩歸吳

耳烈不忍讀徐徐戒行復病病又逾月曰老疾也不有命乎竟終秦淮館爲嘉靖辛卯九月廿七日詎生以天順壬午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子熙娶江氏烈娶談氏勲娶徐氏孫男三人曰巖音祖壽祖孝壽聘尹氏孝聘張氏孫女三人長適葉茂吉府君旣貫吳先營吳阡于花園邨之北封于癸巳九月 日未有志烈等泣請曰烈也願先生言于石先子恃以不朽蔡子曰識爾先人善多君子獨余言哉李子曰師言經初余識李子于王履吉氏烈也方遊學余過焉履吉禮其師李子也亦若禮其師他年候余館曰余業先生久矣先子曰烈也終遊于林屋余曰無庸空名哉寄哉李子曰烈治先生文日不足覺焉若使焉奚

名哉余然後知秉中之導其子也銘曰  
陶朱三致千金之產造家如造國見其能秉中再開  
業能故弗若乎使得試當自見蠡稱仁李不失義得  
其歸焉耳

玉韻齋記

北發永濟橋至新河口水始大由新河遡普安橋迎  
雉門行可二里爲五龍潭復與永濟橋合環之爲鴈  
宕邨吳市心也四面交易之道興委巷僻陬袁氏之  
第館藏焉入袁氏之第館不知其爲吳市也袁子尚  
之氏就其齋扁玉韻余固疑其有見也問且委之記  
袁子曰音無尚於王室之有環玦觴礪久矣扣之而  
躁心于想像之而志凝君子和我以聲養我以德受

益侈矣敢無志於戲袁子之得大矣請浚所以得孔  
子曰玉有仁義勇情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亂也  
是故君子無故不去身行則鳴珮玉夫士端居必莊  
敬聽必肅肅而無所養則燥且急玉所以和其燥成  
其肅也然非辟除譁譟不可得而聞非志專聽一不  
可得而聞非樂節禮樂不可得而聞非恬雅沖泊不  
可得而聞非馨香貞烈不可得而聞非坐無俗客不  
可得而聞非物不外交不可得而聞聞之易得而聞  
者難也袁子居好僻道在圖書事至不及汲取人必  
以類文字溫烈故知其裕于得不然四通之道市聲  
將填耳矣王安得而至哉然此不但已充之余不贊

深秀堂記

秀之深天鍾之也人云乎哉曰得之天者自別性之  
淵之激之凝之不容掩者駸駸乎章矣於凡庶凡庶  
別於朝野朝野別於山林山林別於道藝道藝別樹  
焉馨香石焉文漏嶮徑焉委曲池焉疏徹館焉虛寂  
器焉珍善據于形者也必是棄而求秀固不可馨香  
吾德也文潤吾資也疏鑿吾智也虛寂吾體也珍善  
吾養也感相形也獨樹石池館云乎哉杜子鍾氏之  
館具衆美居之靈光至攀援之馨烈至蔭之寒翠至  
論之席之道風至吾不知其秀之從抑杜子故是飭  
耶抑導厥中耶然杜子山林人也道藝家也又名在  
仕籍以其道行乎江表四郡振動不有激凝將日消  
秀之深子鍾氏得之也因厥形書所不形左虛子記

憑虛閣叙遊

丁卯仲秋正德之二禩七月不雨至八月士集于比  
弗堪塵燥思得臨觀之地雞鳴寺秀擅鍾山鍾山之  
秀負長江抱京師綿亘百餘里一股入京城背北  
湖抱黃屋岡環巒隱高與北城齊故寺之高亦與北  
城齊陽作傑閣焉夫繁華輻湊之鄉煙雲矗拔若遊  
諸天表宜遊士之至弗緩也武陵顧子得客七人皆  
吳士謀避暑燥得日而天雨弗尼也於其晨攀長廊  
踐山椒據傑閣諸牖盡豁俯焉以窺京城凡日之所  
騎車其寰弗克適焉者一舉目而盡矣夫寢園宮  
苑國之大觀也南朝北市辟雍偉祠都之殊境也問  
之不得其底逡巡焉弗敢叩一旦得之登眺壅蔽頓

釋燥暑也宜無不遠而又會其二閣之作不知厥始顧特新於茲秋燥之良苦且逾月又假之以微雨此遊者之難而皆得之諸子喜動余不得已于言爲是月廿七日

履水說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凶起怠作敬念而已矣家之道責乎子繼續之光孝子發之國之道責乎臣輔導之力忠臣竭焉之二者莫要乎克敬人子之嚴父也以生道不以死道故無羹牆之間人臣之嚴君也恭以天道親以父道故無一日之怠之二者莫嚴乎克念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爲親告也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爲子告也卒曰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念敬之謂也瑞州照磨吳郡朱子昌符先友朱君守中之子守中好學親賢爲官不受祿有詩名昌符服父訓治毛詩憫若翁之早逝勵脩前轍以博古聞嘉靖乙未由太學生拜瑞州之命不欲行余勉之再一日登寓樓曰先生知孔年所謂履水平苟暢斯義將終身服之瑞州無固行也余曰子善爲人子不以能自居善爲人友不以賢先人善與人言以訥不以辯善包衆猶以容不以加之數者足以定子矣子克念敬余固信之宛六章之義殆無踰是昌符克致之家將不克移之國乎余嘗告諸子曰官無大小盡心厥職斯忠矣職無內外不負厥學斯順矣昔夫子稱南容不廢以三復白圭容復圭子復宛進于

仕矣無固退

所澹說

澹之能所豈徒飲水曲肱哉是故貧之所未若祿者之所也賤之所未若位者之所也凡人莫不有本心焉外之則日不足居之則無所預處得致而無所與茲固衆人所以艱也而韓子進於是語曰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樂斯所矣又曰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所斯安韓子所澹安之至矣於何取微語韓子之今未若昔之故也語韓子之心未若跡之昭也中丞公元功震海內光祿公厚德風家邦於何求而弗得韓子非稻糧不田非蔬果不植以其堂下夷人葑水之上風景有餘鏤刻不足白木爲牀麻桌是先

刻苦讀書雅好圖籍入其門園所本也室所素也器所質也與之論學趣所道也文所古也性所孝弟也爲文會時遊觀四三友云集服所布也步所徒也地所靜也行所高也不阿依所氣節也不刻薄所平易也是述之澹而心在矣五十受命爲後軍都事陞前府經歷節已晚凡人莫不進於少年退於晚節子之壯也不用前光等於夷德田不聘進無援自愛自信餘三十年而志不挫有子克肖然後解經授之搯政務裁兵略當朝著過于少年今之用昔之養也客見韓子情恒樂分恒安與人恒信居止恒簡易就官令爲圃爲軒咸適真是故服之深也而蔡子紀其實

南館集卷之七

山人蔡羽著

少溪說

昔太傅王文恪公號守谿今其子中書君子永亦號少谿說曰谿之道大矣文恪公科第非不高致位非不盛德業蒙斯世非不遠談者以廟堂之用之未盡海內之想望猶未快在公容有軋而未暢者道固然也人云老曰知其雄守其雌是爲天下谿文恪公之謂乎余曰然非歟寓也進於是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孔子曰功蓋天下守之以愚故厚者高之基也下者上之宅也虛受鞠躬斂時五福也穆穆落落用



集于天光也故淵之萃也江海之王也非意也自然道也翕張予奪意也非自然道也老以意喪谿君子惡乎取曰然則少谿子焉從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範我馳驅不失其從明之謂也文恪公朝著風猷鄉有話言邦家儀刑世方則之矣少谿子獨無則乎或曰舍人自以恩澤起家意殆不愜蔡子曰淺已甚非所以望于世之下也俗之凋也名奪于時好余玉余葭勿爾問也庸何傷曹若茲蹙厥本矣雖盛將弗克古之人弗務從今之從乎矧名德之後乎門地非能病晉晉自病也司空導太保安右軍羲之鎮北將軍玄非晉之寶乎少谿子養于名德出于羣公子少見其穎無何而蟬蛻信筆成文博遊衆藝彈壓乎

老生固奇之矣然好進不已聽于旁人求先公之容而下之吾固不得窺其度矣爲子艱非惟務先公之求惟不務求公之艱顧公何遠哉公有大德子克躬荷無忝厥德惟汝德世方禁之乎公言華國子克績言亦章于有國惟汝言公有設施憲于初服子亦徵于初服惟汝業公克勤小物子克匪懈夙夜其寤寐忘公乎詩曰寤寐思服惟汝勤公作人材范金肇形子爲箕裘其無漸乎顧公何遠惟時咸有公善得厥谿矣或曰公之旣用克象之矣如其未用伊奚象蔡子曰父子一心也無不通善思之耳思之思之又從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其通之少谿子尚勉旃無姑待

憲堂終慕序

凡人罔不愛厥體然愛有本也本無無出出有從也  
吾從出故吾從愛焉愛存而人存不亦至願乎立吾  
體奪吾從凡人恒不忍言於其子能無情切吁嗟乎  
人子之感有待於言不容已琴川鄉進士錢子仲貞  
烏程侯奚川先生之子母趙氏奚川先夫人亡已二  
十年今夫人顧愛若己出然錢子所以致感乎旦夕  
者恒若有軫于懷而弗庸釋於戲天性也奪吾從容  
已哉先夫人葬垣墩奚川方務進取姑從先隴年甲  
二周天今雖欲改之新卜不敢搖動矣且古葬不必  
合朱元晦行于母矣防之坻潰宣父曰古人不修墓  
悔弗慎厥初也垣之坻固矣仲貞奚爲乎恒有軫於  
戲天性也考趙孟之奪仲貞方八齡逮于成立誠難

然烏程侯廉能籍籍不日憲擢貽 恩近矣仲貞當  
第春官榮夢沓至夫豈不足私慰哉乃錢子則曰大  
舜終身慕也老萊子七十弄雛也人子雖有一日之  
進在天者何從攀嘉靖乙未之正蔡子寓 京師仲  
貞方牒南宮履余館將決魁來月迎而道諸喜錢子  
坐定所陳于予者皆母夫人早奪之故言終色愈慘  
予是用知天性之愛不容已錢子曰情無寄故托諸  
言言無庸飾尚待乎人之言先生能言家也爲允道  
所以作憲堂終慕序

來鴈篇後語

顧子來鴈其出竒其遇竒其爲地又竒焉雖顧子之  
能天能之也子亦安得貪天乎哉夫以一介之士拔

足韋布起立 大朝而受知于 明主簪筆上殿左  
揮右霍無不暢意而 聖天子欣欣焉 詔其銜而  
殊其錫於戲遇哉近古希見由是海內之人欣動其  
名想其風采聚觀而傳道之雖蔡雖石經無以過其  
盛故大老發其義諸學士交闡之羣歌之或千餘言  
而不足或數言而有味盤盤焉詰詰焉灑灑焉葱葱  
焉綺合鸞鏘鬱充乎簡編是廟堂之寶也顧子又兼  
之矣記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諸家也咀其膏而揚其烈若有所不容已吁可強  
哉必有以致之哉夫端於一命用至于遠大坻于一  
舉用流無窮其究固未易言然灼厥始洞厥終矣顧  
子尚勗之哉

### 守默說

世好文則質弗趨世好辯則訥弗進世好炫則晦退  
未聞以默代言者也龔子曰余病章章者之好脂韋  
而易以滓也亶亶者之好是非人而易以禍也騁已  
者之好掩人弗務自揜也抑又病已之求之恒弗逮  
也蔡子曰奚弗逮龔子曰辯之謂口才余性寔不才  
將言且齟將對舌卷將述而無章將陳而志怯肆惟  
默焉終身宜也蔡子曰病世之於子吾信之矣弗逮  
之子病吾弗信是其於道蓋有默契焉爾矣夫言者  
主施默者主受言者主出默者主入施之不繼則竭  
出之無倫則蹶故金人貴三緘易惡尚口滿弗若虛  
觀於器 弗若柔觀於水昔老聃事商容見吐舌而

知守柔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孔子曰知言之謂不以言言也廣子之道淵矣乎吾弗爾加矣

懷山子傳

懷山子姓陳氏名鍵字以巖世家陳湖陳湖之陳故名族子之先子成齋中丞一出而名世成齋中丞成化間由進士拜禮科給事中直道軋前朝在院爲名諫議累升大理少卿在寺爲名廷尉擢南京右副都御史爲名中丞當其時以文章視諸老爲名家所在多勲業德望當代論人物爲名臣蔡子之少未識成齋中丞聞其名欣欣慕雖欣欣未由聞長者之餘論聞懷山子之高慮不得納爲友弘治庚戌提學御史

山陰王公仲明選充郡膠得二人爲弟子長洲陳鍵濟陽蔡羽由是蔡子得爲懷山友所以願聞于成齋者得以備聞於子矣懷山子神玉骨雪軀矜嶷嶷疇人之表鸞停鵠峙德度融融而嚴整不苟他日參其庭則爲周氏之室問之翁家也初懷山子在成齋之庭鄉郡慕其秀太醫院判菊田周公求館焉周公雖院判名儒也朝之名縉紳長沙西涯李公長洲匏菴吳公范菴李公吳之守谿王公凡能文之家必相善其詩清警尤爲諸公推服成齋公亦以社友故重違厥請由是懷山子遂爲菊田壻當是時海內名人重成齋者必求見懷山子見懷山子益重成齋之有後蔡子初慕不得見成齋喜見懷山子又慕不得見菊

田克見其甥是故一交懷山子而前輩典刑在目矣  
懷山子既遊郡膠院判公已先逝院判公之先逝封  
君尚在堂并所遺院判夫人養事皆歸於館甥懷山  
子脩兩家之政騷騷爾日不解又多男子多男子而  
勤兩家之政子曰吾將以仕進委吾兒於是解郡膠  
去依中丞公周封君之終克脩養事矣子曰吾能爲  
外氏養不能爲外氏嫡求諸近宗迎自京師立焉  
乃作新第于新橋中丞公之老也懷山爲叔子前有  
伯仲後有季弟懷山子孝行素著恭於順兄當其取  
不自取故父母安其孝兄弟安其義徃徃與人緩急  
其與人緩急也應不旋踵聞義舉欣然從之有言驛  
丞孔某成都人失官不能歸將鬻女優人方計得之

懷山子躍起以金授丞嫁其女爲良人婦故人金秋  
塋死無葬則買地葬之鄉人謂之陳仲子有司並聞  
其行今大司馬荆山王公初爲監察御史按治蘇松  
鋤剪豪黠貴族子弟咸服法乃獨稱懷山子之賢宣  
于衆曰宦家如陳某吾無議矣不亦增光父兄乎乃  
兩造其廬曰謁君將以勸也懷山子善屬文詩亦放  
書善東坡樂與高人處座客無虛日雖座客無虛日  
必談文講學爲諸郎擇友蔡子嘗入新橋第則諸子  
逆之門懷山逆之庭蔡子獲交君父子講學終日以  
課文爲酒籌於是懷山子賦長篇諸郎各成文蔡子  
亦分韻成章去父子間無毫髮俗氣其人品如此年  
五十一卒于家夫人周氏克相且賢子七人津沔漢

泓洵溥淵皆才士津汭繼父遊郡膠並有時名津刻  
苦經術文爲一時法傳經之士數十人仗義磊落有  
父風初應貢遊太學有名戊子秋第應天爲壽寧令  
汭能詩善書泐以書學試中書纂修有勞授鴻臚序  
班贊曰爲金張子弟易乎爲諸竇父易乎曰皆難也  
金張子弟不奪于紈綺故安上安世獲歛慶來嗣焉  
諸竇父教有義方儼儀之慶顧不長歎懷山子不殄  
中丞之餘而庭玉齒齒金乎張乎竇氏父乎固未可  
卜也

### 澹泉說

玄酒爲上醴酒爲下求醴泉之上其澹乎澹者物之  
本也素者質之先也知太初斯知素矣知太素斯知

玄矣玄素之道歸于澹澹乎澹乎無得而加乎或曰  
知醴泉之瑞未聞澹之瑞蔡子曰未知反本焉知忘  
味視之道忘色斯明矣聽之道忘響斯聰矣口之道  
忘味斯和矣記曰食饗之禮尚玄酒而俎生魚大羹  
不調有遺味者矣故五味不差天地歆焉三老享焉  
是故澹者人之心也天之德也人無欲故天心在焉  
人心喪而後易牙進予邑顧子汝承爲人虛爽平通  
號澹泉夫以泉觀澹見子之趣以心觀澹見子之養  
以天地觀澹見子之本予欣羨之予欣羨之安得曲  
肱澹泉之上以觀天地之心

### 治平僧曉公骨塔記

治平寺入門而右爲曉公之房蓋寺之西南房也寺

僧多不能忘俗曉獨由由云爾矣故能僧而不能俗  
能道而不能僧夫能俗者官不以其僧而免於給使  
俗不以其僧而免於里社曉皆不能故里舍之而愚  
若號官舍之而貧若身視寺之諸苾芻猶夫不克家  
之子也其道獨宜於僧夫能僧者有空之名無空之  
實者也我觀爾時諸苾芻受一切諸福地諸金玉弟  
子請騁競爲懺悔主因亦競廣爾道場結爾應果以  
名解寃資福以大有舍于爾桑門而曉不與也能俗  
者有僧之名無僧之實者也我觀爾時一切諸香火  
諸苾芻其惟善男子不罪過于爾菩薩地諸常爭論  
不屈里則建爾爲曲直主亦有人家諸凶吉鄉則建  
爾爲慶弔主以均其酒食燕會而曉不與也乃衲衣

苦空長齋學道懵懵然衆誚之不爾媿人或謂之無  
衣則曰吾尚多爾衲或謂之無食則曰尚多飽爾伊  
蒲塞是故青雲之士高俗之家反有取焉予之識曉  
也在弘治甲子吾於爾時持有弟子李時賢狗于爾  
室曉于爾時亦集有弟子禮弟子鶴說法于爾首座  
予之再識曉也在正德丙子吾於爾時持有弟子王  
履約王履吉亦狗於爾室曉於爾時亦教有弟子一  
山弟子正說法於爾竹林社夫得之無喜失之無嗔  
豈惟我衆寡能哉吾視一切苾芻弟子亦病多煩惱  
乃曉公無見于不足恒由由焉爾矣固請其術初無  
別知識懵懵然爾矣吾觀爾教從空中現爾空中一  
切受用皆煩惱蛻爾形亦他人形而何問于人已哉

曉號聽松嘗以諸施主緣脩行春橋迄某年月日遂  
涅槃僧臘幾十弟子正立塔請爲記

祭張祈州天方文

惟邦有良聲聞四國文爲時宗行準士則蜚英甲科  
一命大夫出守方州倬有偉圖人之有志非爵可榮  
青雲脫距丹壑高情挂冠梅福潛形向平四紀于茲  
鳳舉鴻冥詩書有香式穀爾息前光信韜後緒方赫  
德星云聚作瑞吾鄉忽侶喬松仙遊路長奪我儀刑  
喪我耆舊考德薰賢於何授受悠悠我思莫我復覲  
惟靈克歆椒蘭具臭 尚饗

送萊州府推何君序

邈多門閥其土斯多華烈之氣世有文獻子弟斯存

前輩風采故望族郡之領袖也夫忠良之宗非一日  
其陶養非一人習聞于父兄相取于師友用善厥業  
亦非止一二予羨萊州節推雙泉何君之人品有激  
乎是靈寶洛之望邑也稱多名士其傳聞海內者何  
許二族陝號風土本厚文之以諸老偉人故所造多  
卓犖之士雙泉厥祖大中丞何公與同郡許襄毅公  
俱 先朝名臣其後世俱多士嘉靖初獲見襄毅之  
子柳谿太守於南都督多號之人物十年而見雙泉  
於光祿署丞聞何許之相姻相取遂以其風高海內  
益重號之人物然萊州海瀕民務農桑風朴舊遭逢  
國家之盛文物丕光今惟得廉能恬靜之士往推  
聖天子懷保之仁永安厥民而弗擾之士之趨文教



者益新厥德弗墮之將使海瀕無刑可鞠斯節推之  
委塞矣奚必得其情而喜雙泉以蔭補光祿有年素  
稱廉幹過人與吾郡張子京署正相取重矧名卿之  
後厥養有自今移刀一州奚足相煩哉何君將行張  
為請予道所以餞之郊

顧東橋菊燕詩引

嘉靖乙未東橋中丞解政之五年其秋九月晦前一  
日宴客清谿第時九峰徐先生攝泉許君侍講陳石  
亭太守羅印岡憲副顧橫涇及濟陽蔡羽同在座東  
橋曰秋氣方清良辰也黃菊競芳美景也六賢皆至  
得無勝乎乃舍草堂委蛇籬落間時慶日亭花竹方  
盛銀黃朱綠交映欄砌亭故清谿里去市纔百步而

塵境迥絕諸君子復方袍便冠低回竹下有頃主人  
揖客于堂為文字之飲酒五七行石亭詩先成客起  
騷騷爾若有所圖蔡子曰賡唱非吾利且妨飲請期  
日報成可乎東橋曰唯恐以日約惟興趣飲也必以  
燭無失良會歡於是衆復罷吟促籌又頃送花人至  
繁英滿堂燦若雲錦然一日之歡乃已夫事外者形  
輕無求者心曠草木林泉之適何自哉有諸中而後  
樂諸外也不然今日之樂為花助景乎在文字乎中  
丞公不自樂而與人樂何以中丞公之樂而樂其樂  
是賞也非獨以勝

南館集卷之八

山人蔡羽著

徐子仁振衣臺歌序

昔之賢者枕丘壑登朝市見雖各各趣則一上有推  
輓則廟堂高下不奪志則山林重二者相爲低昂而  
已後世兩失其道故祿餌偏而世乏鴻冥之士得一  
子仁不足存箕山之風乎徐子曩時聞其名睥睨諸  
公而已見其文足爲國華而已嘉靖乙未九月予至  
京師非久思一登徐子之堂問厥居跡厥里門則居  
然一山林也頃因造厥室盡出徐子之藏姑獲一窺  
其所養於是登高臺而望京邑品位世之清濁陶陶  
然與相樂也而出乎形迹遂得舞其風而飲其趣於

戲徐子豈獨爲一阮嗣宗之放哉巢許之道於是乎  
不喪因撫臺而歌曰山青青兮雲馮馮身無羅兮凌  
憎不與一觴一咏不與我爭能千秋萬禩兮伊誰獨  
存光焰萬丈磨青冥

陳節婦傳

周詩魯史多賢婦人特筆連類蓋盛于漢傳范蔚宗  
曰貞女亮明白之節自鮑宣而下可觀也大明宣德  
正統間有以節義著朝廷者爲吳邑先輩陳公祚祚  
之孫曰冠生女閨璧館同邑錢甥愚愚嘗往省厥親  
邁疾愚家閨璧往治湯藥愚竟弗起時閨璧年始十  
八卽去膏澤衰麻旦夕哭殫血焉用寧厥姑朱初冠  
以妻賀無子又無他出館錢愚爲温靖計再暮而愚

故則朱雖有他養閨璧益戀厥姑弗忍釋也一女子  
孳孳兩家力豈堪哉賀疾邈迎歸雖歸省候于朱者  
無二賀老微盲且曠則盡出簪珥爲母費父嘗以單  
瘁憂親黨或諷奪志閨璧聞之手書片楮矢曰無子  
饑寒願死其從父冕得而讀之驚曰是陰瑜妻荀氏  
不奪于父爽者也天性如此奈何墨跡藏焉父冠卒  
冕治喪閨璧相之力哀踰常憂勞得寢疾嘉靖戊子  
閨璧年三十有三有 詔褒節義父老上其事按治  
監察御史馮陵劉公 覈實監察御史餘妣魏公代  
至聞之卽日檄有司給羊酒粟帛往獎曰陳氏少年  
守節誓志不貳克繩祖武可敬可嘉又曰年近五十  
卽與 奏請旌表明年己丑母賀卒哀不已歎曰吾

所未從良人于地下以有二親也今已矣又明年庚寅卒閨壁少受孝經女教諸書于從父冕知文義爲人精敏不苟飲食衣服非自爲不御所止一小樓非省問不降級焉孝彰于二族處從父母咸篤恩義疾革唯指示終具不他及明年葬盤門外合錢愚地冕傷其不逮 褒典也述厥行走子工部主事鑿來請傳

書說

贊曰生十八年矣奪之天女弱勝哉又樹耿光十八年而終轉弱爲強良不易永錫公之節表表 當朝鄉郡希濶得閨壁而交徽忠孝有門信哉

蓋通神明子雲心畫類別正邪中郎筆論散懷恣情多力豐筋者聖鍾司繇得之韋墓通靈感物者譚衛夫人示以七妙芝象滅景鍾索逸步右軍筆陣判將領之後先衛瓘風流亦西臺之高品是故有劍法籐法戈法弩法點法波法增減法畫斷而脉故連形虛而氣故實右軍云戈如長松倚谷曲如縣鈞釣水放似張弓發箭收如虎鬪龍驤是故有立法跪法頓挫法顯異法貫穿環合曳如杖橫如舟牽如電掣立如鳥卓跪如股疊秀如秋水芙蓉險似崩崖縣石穩如平郊安步猛如馬瀉湍奔虎嘯而谷陰生雲興而天彩煥是故渾厚而英發清新而潜括散散漫漫而剛介勁拔趨趨踰踰而優閒裕幹疾者如脫徐者如待

奇正不同視前軍之部位東南虛席效賓主之成章  
是故踈不容加密不容遺華不可凋禿不可少筆行  
而志自從趣動而機不已故曰用筆者天流美者地  
力圓則凋勢疾則澁內貴盈而外貴虛於戲聖賢既  
遠聞見日踈池舊被穿用心良苦意在筆先山陰之  
確論十遲五急墨道之要機羊欣親受於子敬張翼  
亦幾于亂真阮研骨力紹之淵微梁彥荅書首推程  
邈元威論筆先進張融蕭思話不識右軍欣爲鼻祖  
永禪師遙托僧虔不失家雞筆待心傳道難俗論文  
皇辟以魯廟之器世南謂之神遇無爲歐陽八訣發  
永字之威儀過庭長譜歎古今之阻絕故三十六法  
不爲贅懷瓘十體不爲侈魯公之所述必待志士高

人方明之授受在乎掌虛指實公權筆諫之要盧雋  
臨池之訣各有由來非浪言也顛張得之劍戲狂素  
亦類驚蛇徐浩之體氣純白沈傳師之骨法清虛蘇  
長公論草字大字之難在嚴重結密黃庭堅云自移  
戎州之後悟沈着痛快吁代有古今變無終始皇王  
帝霸各暢厥猷是故三才一德典章不能掩其盛品  
彙含羣鬼神不能奪其秀立造化于毫端壯萬古于  
一瞬非吾所知也

陸雙谿墓志銘

處士陸雙谿者名暉字啓陽世家洞庭之涵峰涵峰  
之陸爲郡甲姓曾祖嗣旻王考樟南咸以厚德聞考  
汝重號櫟菴兄弟五人咸篤勤儉三世同居櫟菴有

家政典禮課生懇懇自懋方壯無子啓陽本弟汝和  
出櫟菴立爲子延師教訓性特穎爲詩立成亦善書  
作事不苟與人無忤無謔固信重人也初以親命北  
客青徐西客楚逮櫟菴年高絕跡江湖左右就養謹  
甚有事於親辟耳聽命有所進劍負以趨侃侃日不  
足禮文生產之脩如其親文學過焉初櫟菴承祖父  
之基卓然起厥家人義且重之啓陽之出又卓然光  
厥家人謂櫟菴不死啓陽治居第先爲蒸嘗規畜牧  
器用必爲可久計竭力二親執喪哀顧諸弟姪有恩  
性蓋孝而友故自長老逮諸幼小咸相愛兩給賦長  
邑中於諸弟無所辭雖無所辭帑則日虛怨悔不形  
尤其難忽一夕夢不祥明發登高弟友從之至縹緲

峯賦詩而返遂病不起卒於正寢壽六十二生於成  
化辛卯五月五日卒嘉靖壬辰九月廿二日娶沈氏  
子男二曰鷓鴣孫男四人啓陽且卒母孺人尚在  
堂屬二子曰死命也吾不克終養汝虔脩吾志啓陽  
初號雪峰再號雙谿余嘗爲立傳其子泣且拜曰先  
子得名言常恐辱筆今免矣敢祈銘諸墓因叙而銘  
曰  
昔之不偷其累父靡而文率作不苟斯人去兮典刑  
存遺烈斯温猶之遠矣宜爾子宜爾孫

處士守齋湯君墓表

吳爲萬家之邑湯爲藏錘之室夫富與貴天所以賚  
善人善不深根福不滋殖矧數世長流乎湯之永昌

非偶然爾矣其特見褒稱乎鄉賢哲進乎是夫善以質也學有造斯卓然湯之難能不以金帛其難能以多善人多善人湯之難能也尤難能者文且義吾於守齋乎取爾宋之南其先人也由汴徙江陰元之季由江陰徙吳所至物力高其鄉然自大興公宗遠以來得文守為不多文守卒于嘉靖甲午二月之閏哉生明之又明日其明年八月八日將葬赤山原其子太學生儔以其兄安吉訓導倫之狀先期乞表曰墓中之石文待詔銘矣與相拜酬昌門邱舉厥冊則祝君希哲志厥壙矣彭君宙之記厥原矣子何言哉弗已于辭也厥世潤鄉生均澤均澤生彥祥為壘大父以子貴贈承德郎大興縣知縣大興兄弟八人諱賓

字宗潤為宗子配袁氏無子以其弟宗大之子嗣寔壘也文守少朗秀受易於施太守膚菴善屬文膚菴門人祝京坻希哲都太僕玄敬史隨州引之吳弋陽世應多名士文守不處其下湯之大狀所謂闔門于指文守以勤敏效贊家長能矣不誣寄跡留遷攬收河山歸脩桑梓又與志合於人無不容俊彥尤加愛重容止端雅華譚蔚然嘗質其人不俟狀也生於天順己卯六月九日壽七十六元配吳氏繼陳氏子男一人卽儔初為吳廩生考輒先其輩以父命改太學文學道義士也娶盧氏繼娶袁氏女三人長適引禮王洪次適光祿署正張汴次適府學生陸君皆吳出孫男女四人於戲文守非弘羊子其不終進士業非

無所得果自出其類大凡湯之治生坐私藏操身籌  
以計會精勵相高不獲休息其行羸則先機測物神  
移鬼運奪市人之心相盈縮文守皆茂用其術所當  
得于所生父母之財亦茂往割以其學能見是非以  
其養能和黨之曲直分其飽每急人之乏儔也不忍  
泯厥親之心事條其仁厚歷歷有徵已載狀余不贅  
如守齋豈非湯之難能已哉

送吳子考績序

傳曰大厦非一木之支明堂非一士之力故凡一命  
之士有裨公家何負于巨卿君子不以祿之厚薄遂  
輟步不前無亦曰志而已矣書曰邇可遠在茲又曰  
敬脩其可願微志微脩也踐之彌強執之彌堅顧良  
久不取歲脩其課于王庭無亦曰節而已矣詩曰不  
懼于位民之攸暨是尚可與卑論儕俗告哉南京坻  
知事質菴吳君無錫人由太學生連比于鄉不售試  
鴻臚序班六年而進今職人曰子於京坻力亦竭矣  
不以法私人亦不以貸已特此安歸乎維時蔡子初  
入南翰卽聞吳子名求之三月不得見迨一再往復  
求之又不得見聞諸友曰爲京坻固若是趣趣乎友



曰不然吳君無苟然諾而持廉志公而幹敏肆上官  
勤之不遑處也蔡子曰齋是幾年矣曰十餘年當終  
焉無改矣予歎曰異哉必有由來友曰聞之質菴曰  
古我先子為按察使志節不終而身沒輅也縱弗克  
光厥風猷敢忘厥教命乎我昔事大中丞東塘毛公  
以通家公喜予慤曰子性質直學莫先焉號質菴庶  
自勵輅也服之終身不失矣蔡子憮然曰吳君可謂  
善推其所為書曰德崇惟志業廣惟勤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吳君不忍先憲使之志節而效之邦國  
重東塘之言而持之終身季次曾參所以能立於孔  
門也方今 聖天子日下求賢之詔六服羣辟乃心  
王室官司能以其人告當道明堂之功有難出于

寥之士乎於戲窳戚不遇齊桓徒賃車焉爾矣冀缺  
不遇舊季亦終耨焉爾矣侯生曰人固不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茲當敷奏之期庶明具張吳子觀農焉旣  
勤力穡患無秋乎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因子行  
敢為當路獻

送南陽府推陳子羽伯序

嘉靖十五年春陳子羽伯守南陽府推將行翰林孔  
目蔡子言曰天官不以南陽推小陳子姑用試郡爾  
也陳子不應自負小南陽學以吏進也陳子學于京  
坻一日才名動邦國取高第登黃甲四國訢訢焉歸  
譽夫四國訢訢焉歸譽天官者顧弗爾信爾愛哉用  
子何庸不至顧先南陽哉惟夫卽中州割機政建子

一官百罰焉俾茲惟允人人得籍手足焉得夫人之  
艱也書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孔子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爲陳子者行將坐中州振長策先清政本  
然後邦人得寄厥命破嫌疑召和氣民將不罰矣奚  
必提刑者之矜厥聰明哉或曰是固足觀陳子矣夫  
曰未也爾克聽民咨爾聽家爾克視天下亦先于視  
爾國惟邇惟遐惟一方今外內臣工互交出入外官  
克盡厥民斯速見召來歸食于近侍爲 天子日陳  
方略內官克懋乃望斯速分乃大政爲 天子守厥  
多方克同乎治道汲汲焉相爲是如不及是故出不  
爲貶入不爲多迄于成功各有由來庸何傷哉非夫  
優厥學疇克優是夫學則心通而天下達言天下不

外身而得之矣行天下不外家而盡矣是故學爲難  
官爲易凡茲南北都人士凡厥有言乎陳子賀其學  
也陳子行哉今茲南陽推名有司也他日之見召名  
執政也友人豈適徒言如陳子自當不負于友

楊寶稼妻呂碩人草碣

碩人姓呂氏諱某世爲長洲人居黃埭父岐母陸氏  
歸爲同邑楊寶稼順甫妻楊呂故高門並以禮文馳  
望碩人習于生長克嗣夫家之徽其歸也不難于事  
舅姑故舅姑安其孝妯娌安其睦然性勤女工雖日  
底養事率其下暑寒績不遺餘力底勸多箱自衣厥  
夫子充充恒餘羨始順甫爲邑庠生多取友友自輒  
盈座碩人主饋必豐雖盈座未嘗告乏故順甫之取

友樂獲從賢且多聞講歲時致恭于家廟乾豆菹殺  
必躬先省潔順甫以碩人之克躬先省潔也安于奉  
先無曠典尤善和厥里曲順甫爲人峭鯁視厥里中  
人儉且不道必甚見嫉見嫉而不相能每每獄起碩  
人主粟恒寬於其里曲每饒之財由是儉黠遂去  
順甫獲免于鬪而不自覺焉初順甫有女兒歸王氏  
寡居無子而守節女兄之守節也於王氏無所依形  
日單碩人謂迎之不可緩請于順甫以歸虔奉若尊  
屬竟終厥年王姑以節著楊以義聞凡他義舉輒樂  
贊其夫子碩人雖樂贊厥夫子爲義舉然綜理微密  
不一妄用厥財家故由由起順甫多營建恣遠遊不  
必內顧以紀之有碩人也底勤克順並操緩急求於

男子蓋難矧一婦人乎卒于嘉靖甲午八月九日其  
生以景泰壬申六月十一日享壽八十二時順甫已  
先卒矣子男三人長中和娶王氏陳畱大尹御大女  
繼娶呂氏次元儀娶錢氏太醫院使汝礪女次克仁  
娶尹氏繼娶靖江審理周承勳女子五人長適闕  
泰次適汀州郡守劉君燭次適華州次適鄉進士顧  
聞次適張察孫男十八人孫女八人曾孫男六人中  
和等十以卒之又明年丙申葬長洲金鵝鄉錦  
藤巷合寶稼地濟陽蔡子時寓南翰中和兄弟造都  
哀經請子按汀州公之狀次而銘之銘曰  
維姬與姜妃厥良儔維麻暨葛善刈善漚匪漿實甘  
祭有夙謀匪厲莫階婦言不脩益斯繩慶靡斃只

有粟如墉伊誰錫只七月基厓百禩迨只有母有母  
瞻望弗及維孟有丘胥勒玄德爲爾子孫兮永懷翼  
翼古處勿失

